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一个新的全能式世界观

(增补版)

王中江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一个新的全能式世界观

(增补版)

王中江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一个新的全能式世界观：增补版/王中江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ISBN 978-7-300-12536-7

I. ①进…

II. ①王…

III. ①创造进化论-哲学思想-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①B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4749 号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一个新的全能式世界观 (增补版)

王中江 著

Jinhua zhuyi zai Zhongguo de Xingq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32.25 插页 2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03 00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波澜壮阔，学术研究的发展自成一景。对当代学术成就加以梳理，对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做一番披沙拣金、择优再版的工作，出版界责无旁贷。很多著作或因出版时日已久，学界无从寻觅；或在今天看来也许在主题、范式或研究方法上略显陈旧，但在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或历时既久，在学界赢得口碑，渐显经典之相。它们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再版的价值。因此，把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大的学术系列集中再版，让几代学者凝聚心血的研究成果得以再现，无论对于学术、学者还是学生，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披沙拣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人文学科的学术著作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我们只能根据专家推荐意见、引用率等因素综合考量。我们不敢说，入选的著作都堪称经典，未入选的著作就价值不大。因为，不仅书目的推荐者见仁见智，更主要的是，为数不少公认一流的学术著作因无法获得版权而无缘纳入本系列。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分文学、史学、哲学等子系列。每个系列所选著作不求数量上相等，在体例上则尽可能一致。由于所选著作都是“旧作”，为全面呈现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变化，我们一般要求作者提供若干篇后来发表过的相关论文作为附录，或提供一篇概述学术历程的“学术自述”，以便读者比较全面地

了解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至于有的作者希望出版修订后的作品，自然为我们所期盼。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殷切期望新出现的或可获得版权的佳作加入。弘扬学术是一项崇高而艰辛的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园地上辛勤耕耘，收获颇丰，不仅得到读者的认可和褒扬，也得到作者的肯定和信任。我们将坚守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出版使命，为中国的学术进展和文明传承继续做出贡献。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的策划和出版，得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学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我们同样热切期待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厚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前 言

“思想”的输入，始终不会像“物品”的输入那样，有所谓“原装”的情形。在思想输入中，哪怕是最“忠实性”的翻译（“直译”），也总伴随着“理解”和“消化”，目的是为了原作品在另一种“语境”中“投胎转世”。^① 思想的介绍、传播和运用，往往更伴随着我们的立场、理解结构和兴趣，“改装”和“重组”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这并非公然鼓励“随意”地处理任何思想，而只是说“思想”在传播过程中不仅会发生变化，而且也会增长（如创造性地解释）。

进化主义是 19 世纪后期以来输入中国的许多西方思想中的一种，它在中国的复杂“经历”提供了“思想”移植和再生的典型个案。

诞生在西方的进化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复合体”。其源也远，其流也长。站在许多人的肩上，达尔文以无与伦比的创造性实现了“进化主义革命”，使作为上帝杰出作品的“人”，成为无限时间之流中长期演化和适应的产物。尽管一些人仍然宁愿站在“天使”一边而不愿成为“猿猴”的近亲，但达尔文的勇敢捍卫者（如“斗犬”赫胥黎），最终为达尔文赢得了广阔的存在地盘，并衍化出了许多“进化”理论。主要限于“生物”领域的达尔文进化主义，迅速扩展为“社会”进化主义（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步主义。在这一方面，斯宾塞的“普遍进化主义”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正如本书导论所说：“进化主义像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和慈善家一样，资助着一切‘事业’。它具有无限的解释力，它本身也在经历着理论上的变迁，不断衍生出新的理论。”进化主义的泛化和普遍运用，为它增加了扑朔迷离的不定性。（详见导论部分）

这样，似乎已经是“三头六臂”的进化主义，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

^① 有关翻译中“消化”的问题，请参见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翻译论集》，696～699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率先渡海“自西徂中”。有趣的是，进化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初期，传教士恰恰是一个重要的桥梁。西学东渐一开始主要表现为传播西方的“格致”和“器物”之学，进化主义最初基本上也是作为“格致之学”进入中国的，因此可以称之为“自然进化主义”（当然不是说完全没有“社会”的意义）。因为在初期传入中国的进化主义，除了翻译性的著作（其代表为《地学浅释》）之外，介绍和说明性的文字，不仅零碎简单，而且立场也比较超然，因此可以称之为中国进化主义的“知识时期”。（详见第一章）19世纪末，由于严复的出色工作（集中体现为《天演论》的翻译出版）和价值信仰，“中国进化主义”思潮诞生了。从维新派、革命派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进化主义逐渐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秩序观，并与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变革息息相关。对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进化”不仅是“普遍的公理”，而且也是“普遍的价值”（“进步”）；不仅是“自然的过程”，而且也是“人为的创造”；不仅是个人自由的根据，而且也是集体合群的向导；不仅是拒绝传统的“良药”，而且也是走向未来理想的兴奋剂。这是从一般意义上说的。具体而言，中国知识分子在理解和运用进化主义上，歧见丛生，逻辑不一。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进化主义历程中的“信念时期”，其基本形态可以说是一种“社会进化主义”。（详见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结语）当然，作为自然科学理论的进化主义，也有了很大的传播，许多这方面的著作被翻译和介绍进来。

在五四运动之后和20世纪50年代之前，进化主义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50年代以后，进化主义经历了既被整肃（特别是所谓的“庸俗进化论”）又被使用（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之一）的“二重化时期”。至此，进化主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顶峰时期衰落了。需要附带指出的是，本书使用“进化主义”而不使用大家习惯的“进化论”，只是想突出一下这一思潮的“意识形态性”。

“焦虑”与“期望”是保罗·蒂里希（Paul Tillich, 1886—1965）在《政治期望》一书中解释乌托邦所使用的两个重要术语。^①我惊奇地发现，用这两个术语去概括进化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程，是如此的合适，以至于使我有一种恰到好处的安逸感。欲知其中的奥妙，这就依赖于读者的耐心了。

^① 参见蒂里希：《政治期望》，徐钧尧译，162～18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目 录

导 论 西方进化主义及其东渐	1
一、从古希腊到 18 世纪	3
二、达尔文：进化主义的突破及其震撼	13
三、进化主义的变奏	21
第一章 进化主义初传中国及其早期形态	27
一、进化主义初传中国	28
二、早期形态	36
第二章 中国进化主义与日本的中介作用	43
一、进化主义在日本	43
二、日本进化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46
三、日本进化主义著作的翻译	49
第三章 在天道与人道之间：中国进化主义的诞生	
——严复进化主义的复合结构	53
一、游心进化主义的过程	54
二、“进化”原理及其普遍性	60
三、“进化”法则与“人道”世界	65
四、进化：“个体”、“群体”与“社会有机体”	70
五、进化或进步信念	77
六、社会改革合理性的进化尺度	85
第四章 进化主义与渐进“变法”思想	
——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视角	91
一、“富强之道”——“变法”、“合群”、“进化”	92
二、“三世”进化历史图式	99
三、“竞争”、“乌托邦”与“种族论”	104



四、明证性：作为“公理”的“进化主义”	112
五、“合群”与“竞争”和“进化”	119
六、“强权主义”逻辑	128
七、进步乐观主义	141
第五章 进化主义与激进“革命”思想	
——以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为中心	150
一、“进化”与“革命”	152
二、进化：“竞争”耶？“互助”耶？	168
三、进化：平等主义乌托邦	182
四、章太炎的“反进化主义”	188
第六章 进化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198
一、“五四”人物、思潮与进化主义	201
二、作为“五四”激烈反传统的进化主义	219
三、进化之“源”与“人”的塑造	232
第七章 生命主义的进化思想	
——生命、心灵和进化	245
一、生命和人心的进化	246
二、“真情之流”与宇宙进化	261
三、“本心”进化论	275
第八章 实在主义的进化思想	
——实在、进化和人类	292
一、“架构”进化论	292
二、“道演”：进化与人类	312
三、进化：从物质实在到生命和人	330
结语	343
中国进化思想文献	348
研究参考文献	362
名词索引	370
人名索引	386
书名索引	392
附录一 学术自述	396
附录二 从经验领域到道德革新及其古典教化	399

附录三 儒家道德理想主义视野下的救世论、
文明观和信仰 439

附录四 “天人合一”与“心灵境界” 470

增补版后记 503



导 论

西方进化主义及其东渐

社会政治思想家霍布豪斯 (L. T. Hobhouse) 在描述一个时期英国思想受到来自德国的强烈影响时, 曾形象地作了这样的比喻: “莱茵河已流入泰晤士河, 不管怎样已流入泰晤士河的上游, 当地人称为艾西斯, 而德国唯心论的河水已从艾西斯散开, 分布在大不列颠的整个学术世界中。”^① 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晚清以后中国学术思想界同西方世界所发生的那种更为惊人的情形。仿佛是大西洋的水以不可阻挡之势滚滚流入到中国海一样, 西方世界的思想观念和各种学说, 在以往根本难以想像的速度中, 很快弥漫到了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各个角落里, 令人眼花缭乱。人们对此感到惊讶和疑惑, 并不奇怪。曾一直拒绝“用夷变夏”的“孤傲中国”, 何以会一下子成为考验或检验西方思想观念的巨大“试练场”呢? 中国无法再继续“关闭”, 不管它多么希望像过去那样不被“污染”而保持“清一色”; 中国是一个极其虚弱的“病体”, 虽然一些人更愿意用“沉睡的雄狮”来形容它。人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逻辑并不复杂, 西方世界是富强的, 这根源于它们具有的“普遍性”的技术、政治、思想和文化。中国要医治各种痼疾, 实现富强, 也必须采取这些对西方有效对我们也同样有效的东西。这种逻辑, 的确带有乐观主义的情调, 但它“根本上”就不能成立吗?

“简化”事物复杂性和多样性的逻辑, 往往会冷却人们的激情, 但它一旦成为人们行动的“方针”, 甚至能把人带入到“疯狂”的实践境地。主导性的观念已经形成, 面对历史课题的巨大性和紧迫性, 一切问题的答案最终都归结到输入作为“法宝”的西方的“公理”、“科学”和“学说”, 通过它们的奇迹般的“魔力”, 中国就可得到拯救。不管实际上的效果如何, 经过急风暴雨式的输入过程, 西方的思想和观念首先在中

^① 金岳霖:《T. H. 格林的政治学说》, 见《金岳霖学术论文选》, 26 页,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国找到了自己的空间和代理者，中国思想界由此变得异常丰富，至少形式上是如此。因为我们根本来不及去消化那些既庞大又众多的思想食物。当然，“思想观念”的吸纳和输入，决不会像“产品”的输入那样，可以贴上“原装”的标签。一旦发生接触，就存在着“理解”，就会有某种程度的“改装”，哪怕自称为最“忠实”的介绍。这种现象实际上并不少见，它包含着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即当一种（多种也一样）思想进入到另外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后，它总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异”。对思想史研究者来说，寻找思想的历史变迁，特别是寻找它在另外世界所发生的“变异”，并不是多余的事，甚至很诱人。但是如果一开始就不承认思想有什么“本身”以及由之所做的认定，那么谈论它发生了什么“变异”，自然也就毫无根据。我们必须强调，思想在传播和理解过程中，决不只是因环境变化而发生“变异”（“变异”只是它的一个向度），它还因接受者的“客观性”要求而使其获得自我认同和自我确认，这就是我们把某一被接受的思想（除非它完全变质）仍称之为那种思想的主要根据之一。我不相信，思想一旦被理解和解读，就会完全失去它的那些最基本的东西而变成另一种思想，从而不再有任何公分母或可通约性。因此，当我们寻找一种思想是否发生了变异时，我们最终仍然依赖于对那种思想“本身”的认定。

如果把这作为出发点之一来观察与西方思想“广泛”相遇之后的中国现代众多思想及其相承性和变异性，那么往往会使我们产生回到它的原坐标中去的愿望，即首先要到它的源头——西方看一看。这虽然是一项辅助性（或预备性的）的工作，但对我们的主题来说仍然是需要的。通过它可以为我们寻找一个基本的参照系，以使我们更便于对各种思想做出比较和对照。我们的主题是进化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程，无疑，它只是众多西方思想降临中国的一系，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一系，因为它已经渗透到了许多其他思想中，并作为普遍有效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被广泛地运用。根据我们的研究思路，在系统进入西方进化主义思潮的中国经历之前，我们要抑制一下急于观察“主角”的心情，先回到它的源头上去。正如“进化”这个观念本身所意味的那样，西方“进化主义”本身也在不断地“进化”着，它源远流长，形态各异。^① 正如所说，进化主义

^①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累累。英国鲍勒（Peter Bowler）的《进化思想史》，可以说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论著之一。此书已经有中文本（田洛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请参考。



是一组观念，“这一组观念本身存在很多差异”^①。如果不加节制，回到源头的努力，就会使我们应接不暇。我们只能在主题所需要的限度内，以压缩性的方式来处理一下这一“庞然大物”。

一、从古希腊到 18 世纪

如同西方其他许多思想都能在古希腊找到它们的根源一样，西方的进化观念或思想，在古希腊时期也有了它的萌芽。^②说到一种事物的“萌芽”，当然往往意味着它的弱小、幼稚和单纯，但它毕竟萌发出来了，因此它往往又成为未来的一种预兆。

古希腊的进化观念，主要为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家们所拥有。他们对自然的好奇，促使他们对自然做出理智性的解释。他们摆脱了巫术和超自然力量的解释方式，试图从自然自身中解释自然。他们的进化思想，没有神秘的色彩，也没有设计论的因素，进化和秩序被认为是自然力的结果。作为希腊“七贤”之一和第一位具有哲学家声誉的泰勒斯（Thales，约前 624—前 547），可能根据动植物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一些因素（如食物、湿度）都含有水分，因而直觉地推断“水”是万物的本源。^③这意味着动物和植物的根源是水。他可能把水设想为一种黏质物，以此来说明固体、液体和生物的具体起源。他相信自然有生命、能活动和有变化，但他又肯定万物最终复归于水。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ros，前 610—前 546）最早具有了一种天体进化的思想，按照这种思想，太阳、月亮和地球都是通过未经分化的大块物质的永恒运动和分离而形成的。最初的生物是从太阳蒸发的元素中产生的。动物是从海泥中产生出

① 李亦园总审订：《观念史大辞典》（自然与历史卷），525～549 页，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8。

② 单就进化思想的萌芽来说，在中国和印度文化的早期都不难发现。

③ 有关泰勒斯的思想，是通过传说和后人的记载来了解的。亚里士多德明确地解释了泰勒斯何以把“水”看成是万物的本源：“泰利士（即泰勒斯）之所以产生这种思想，也许是因为他看到一切的养料都是湿润的，而温度本身也由这种（湿润的）东西生成，生物皆藉湿润以维持其生存。但是为一切事物所从出的那种东西，就是一切事物的原则。因为这个缘故，同时也因为一切种子都具有湿润的本性，而水又是一切湿润物的本源，所以他得到了这种思想。”（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1 卷，贺麟、王太庆译，182～183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另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7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来的，人来源于鱼，他们离开水移到干燥的陆地后，适应了新的环境。比起泰勒斯来，阿那克西曼德把原质的因素解释成演化出来的东西，并试图描绘出变化过程的不同阶段。但他相信来源于大块原质的万物，又要回到它们的出发点，开始新的演化，这种循环往复无穷，没有止境。^① 阿拉克西米尼（Anaximenes，前 588—前 525）认为植物、动物及人类依先后次序出现于地球上，但它们都直接来源于原始的元素。具有超常性的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约前 490—前 430）认为，一切事物都是通过爱和恨两种力量，由作为万物之根的四大元素“土、气、水、火”混合或分离而成。生命是从土来的，先有植物，然后是动物的各个部分，它们偶然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出现了不同的动物。动物经过分分合合的过程，产生出了适合生存的形式，并为后代所延续。这里似乎包含了生物选择进化和遗传观念的因素。以提倡“原子论”而闻名的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约前 460—前 370）用原子运动来解释宇宙的演化。在他看来，原子有大小和形状上的不同，它们在无限的空间中运动，互相冲击，形成直线运动旋把类似的原子结合到一起，形成无数的世界，其中同环境适合的世界才能存在下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星云假说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说的微弱的前兆。”^② 德谟克利特还具有一种雏形性的社会和文明演化思想，这种思想认为人类是从初期无组织、无技术的野蛮生活中逐渐进入到有组织和有技术的社会和文明生活中，促成这种演化的原因是人类的需要，语言在这一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古希腊早期因哲学家对自然的兴趣而兴盛的自然哲学及其所阐述的一些演化思想，在古希腊中后期消沉了下来，这是时代的变化和哲学家兴趣转移的结果。他们对人类自身的兴趣超过了对自然的兴趣，这“导致了对人类精神问题的研究，即研究人类思想和人类行为，研究逻辑、伦理学、心理学、政治学和诗论。后来，注意力更特别集中于伦理问题：什么是至善？什么是人生的目的和目标？……最后，上帝和人同上帝的关系问题，即神学问题，占有显著地位，希腊哲学像它开始一样，乃归结于宗教”^③。这种情形，在古希腊最著名的两位哲学家——柏拉图（Plato，前 427—前 347）和

① 参见梯利：《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葛力译，14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② W. C. 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上册，李珣译，61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③ 梯利：《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7~8 页。



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 384—前 322）那里同样如此。当然，他们对自然世界仍有自己的看法，并论及生物界。只是，他们在其观念体系中对生物所做出的解释，与演化论格格不入，反而扼杀了演化思想。柏拉图把“理念”看成是现实世界的基型，每一种事物都只有“一种”理念，现实世界的事物都不过是各种理念的复制品，其真实性程度要看它们与各种理念的接近性程度，但永远无法达到理念的完整性。按照这种观念，生物体也只是对理念的复制，它们的特性取决于作为它们基型的理念的特性，而不取决于演化和适应性过程。当柏拉图的一类事物有一种理念作为基型的思想被作为生物分类的基础时，各种生物就被不可逾越的界限划分成不同种类，从而否认了一种物种进化成另一物种的可能和中间状态的存在。依据不同理念对事物进行分类的分类法，深远地影响了生物进化主义的分类法。集希腊哲学之大成的亚里士多德，著有专门的生物学著作，在生物研究中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在动物分类上，他反对根据对分原则把动物划分成互成对比的两类（如陆上动物与水居动物），因为这很容易把具有很近亲属关系的动物分开。他提出了巨大“存在之链”的体系，肯定在无生命物和生物之间，在生物的不同种类之间，都存在着一个连续性的链条，如在他看来，在自然界里面，由无生命物到动物之间存在着一个不间断的联系。但是，亚里士多德这种看上去似乎是进化的思想，却具有内在的致命限制。他把连续性系列中的生物，都固定在一个静态的位置中，这实际上是对生物进化的否认^①；此外，他相信事物都具有自己的“自然”（本性）和目的（也就是事物的“形式”或“本质”），这是“它自己的活动性的原理，不转化为别物，而是按照它自己特有的内容，规定变化以适合它自己，并在变化中保持自己”^②。把这种思想运用到生物领域，结论当然就是，生物也是合乎目的和自然（本性）的结果。也就是说，生物只能按照它先在的固有形式来塑造自己，而不是

① 正如论者所说，亚里士多德的生物与生物之间存在着连续的观点同他的各种物种彼此又不相干的观点无法并存，这使他“永远不可能相信一种动物种属能够慢慢地变化成另一种动物种属，他同样不可能相信，大自然所存在的复杂的阶层次序是由一种简单的原始状态慢慢演变出来的。对他而言，宇宙是永生的永远不变的。其中的一切事物均各有定位，不受其由可能状态变成实存状态所必需的变化力量所左右”（李亦园总审订：《观念史大辞典》（自然与历史卷），527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王太庆译，3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在“无先定性”的自然中通过进化而形成并通过进化而获得变异。总之，亚里士多德同柏拉图一样，具有内在的反进化的思想，这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扼杀进化思想的力量，还有开始于希腊后期并兴盛于中世纪的基督教。按照基督教教义中的创世故事，宇宙是由全知、全能的上帝在不到一周的时间中奇迹般地创造出来的。他先是创造了天地，然后根据需要，依次创造了光、空气、水、陆地和水中的生物，最后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了管理一切生物的人。这样，万物俱备，各安其位，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和谐有序的和稳定不变的宇宙。基督教的这种一劳永逸的创世说，与任何类型的进化主义都难以相容。更准确地说，它使自己站到了与一切进化主义相敌对的立场上。当它的这种立场同垄断思想的强大权力结合之后，它就让进化思想窒息了。

被认为是为欧洲学术和思想带来转机和活力的文艺复兴，也唤醒并促进了进化观念的兴起。从文艺复兴时期到18世纪，进化观念在两个有着相互影响的大的研究方向上都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两个方向一个发生在科学领域，另一个是在哲学领域，二者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促进着进化主义。科学注重具体证据和事实，当观察和掌握的材料尚不足以支持进化的结论时，它会持谨慎的态度。哲学主要是通过理性思辨和直觉来思考进化问题，它往往更容易提出一些大胆的论点。文艺复兴之后进化主义的新生，首先在哲学家那里展现了出来。他们在两个方面推进着进化主义，一个方面是对宇宙起源的看法，另一个方面是对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历史领域所抱有的进步信念。

从宇宙起源论来说，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等，把包括太阳系在内的宇宙，看成是依照机械定律自然生成的，这就等于承认了自然界和宇宙的自然历史过程，否认了创世的故事。如笛卡尔在保持上帝第一推动的前提下，通过机械论来解释具体的物理世界（神不干预），用物质的涡旋运动说明太阳系的生成。莱布尼兹把构成万物的实体看成是没有生灭、不同性质并且自身具有“力”的“单子”。宇宙由无数的“单子”所组成，“单子”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化。^① 按照“连续性原

^① 按照这种过程，莱布尼兹肯定宇宙演化的方向性和线性，即它朝向圆满性的目标前进，如他说：“为了在上帝的作品的成就中，认识其普遍的美妙和完满性，我们必须承认整个宇宙的某一种永久的和十分自由的进步，这就是它经常前进以便得到更大的改善。”（莱布尼兹：《莱布尼兹自然哲学著作选》，祖庆年译，1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理”，单子的演化完全由不间断的链条连续着。这就意味着“自然从来不会飞跃”，完全是处在连续性的渐进状态之中。但由于莱布尼兹设定了单子的内在固有本性，单子的演化不受外界的决定，其他单子也无法参与进来，因此，单子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实际上只不过是展开它预先就有的东西，它是“携带着过去”来“孕育未来”的。这种“预成论”的演化立场，也多为那个时代的一些生物学家所持有。受笛卡尔宇宙起源论的启发，康德提出了宇宙起源的假说——“星云说”。他认为星云从原始的混沌中形成。他拒绝了笛卡尔等人所摆脱不了的上帝“第一推动力”观念，而完全用物质自身所具有的两种力（引力与斥力）的相互作用而引起的运动来解释太阳系和宇宙的生成。也就是说，宇宙是通过物质自身的运动、经过一系列的自然过程逐渐形成的。康德在《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一书中提出的这一“假说”，在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de Laplace, 1749—1827）之前“有首创一个确有成果的假说的功绩”^①，但有的部分纯粹是想像性的空想，如所有的行星上都有人居住，最远行星上的居民最优秀。这表达了没有根据的地球人的一种谦虚。^②顺便说一下，几十年后，科学家拉普拉斯提出了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行星系起源的“星云”假说。按照这个假说，太阳系是从一堆旋转着的白热气体中演化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上帝无所事事。^③ 18 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如著有《人是植物》、《人是机器》的拉美特利（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 1709—1751），著有《自然论》、《达朗贝的梦》的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等，都不同程度地拥有进化主义思想。能动的唯物主义观念，使狄德罗相信宇宙是一个自组织系统，物质内部具有原动力，一切都在不停息地变动和演变，生命是从无机物或有机物“自动”产生的，物种是变化的。他在同达朗贝的谈话中这样说：

如果是先有蛋后有鸡还是先有鸡后有蛋这个问题使你感到困难，那是因为你假定了动物原来就是它现在这个样子。这多

①② 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马元德译，248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③ 据载，有人告诉拿破仑说拉普拉斯的书（可能是《宇宙体系论》）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当拿破仑得到拉普拉斯所献的书后，就问道：“拉普拉斯先生，有人告诉我，你写了这部讨论宇宙体系的大著作，但从没提到它的创造者。”在政治上很圆滑但对哲学观点则具有殉道者气概的拉普拉斯，挺直身子，率直地回答说：“我用不着那样的假设。”（W. C. 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上册，259 页）